



《红楼梦》中如皋方言撷析

□刘桂江 张奎高

之等诗赋中有“天语”之词。二解：谓天子诏谕；皇帝所语。并引用刘禹锡、苏轼、周亮工等诗中有“天语”一词。

但《红楼梦》中“天话”与“天语”的含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“天话儿”，指不着边际乱说一通的大话，有“吹牛”“胡说”的意思。如“你这人天话胡说的。”所以，此文中的“天话”是典型的如皋方言俗语。

胡文斌先生对“天话儿”的解析是个笑话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天话胡说的。”这么说虽有无礼之嫌，但顺话说话，倒显得自然贴切。

2. 自创方言文字“口床”和“爬”为避清代残酷的“文字狱”，作者必须隐名埋姓，化用假名。但为方便后人考证，作者就创造了一些唯如皋人能懂、文字工具书都查不到的“自创字”，留下了考证《红楼梦》作者的DNA。这是“京味说”和其他方言说所无法企及和无可奈何的。如“口床”（chuang）和“爬”（k i e）便是如此。

“口床”字在全书中出现较多、比比皆是。只不过因其生涩又查无出处，被后人改为“囓”字。“口床”在如皋话中意为无节制地过量吃喝，寓有“亲昵、嗜虐、怒骂”多层意思，视情境、语境而定。“口床”字却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独创，恐亦唯有如皋人独识、独懂。

“爬”字出现在第三十八回：“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，俯在窗槛爬上了桂蕊掷向水面，引的游鱼浮上来咬嚼。”文中的“爬”是冒辟疆自创的字，是典型的如皋方言。只有己卯本和列藏本的第38回保存该字。“爬”字虽然也有抬的意思。但与“抬”多少还是有所区别的。“爬”，是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住，如爬别人身体，往往是很难痛的，如皋叫做“爬人”桂花的花蕊也只有用手指甲才能爬下。

至于后来有人改“爬”为“掐”或“捋”，那是妄改。

3. 自创词汇“火肉”。“火肉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中。他在夸耀董小宛厨艺时写道：“火肉久者无油，有松柏之味。风鱼久者如火肉，有麝鹿之味。”这里就出现了冷僻的“火肉”两字。这也是“火肉”一词的第一次出现。

此后即出现在《红楼梦》第八十七回：紫鹃问道：“……刚才我叫雪雁告诉厨房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，加了一点儿虾米儿，配了点青笋紫菜。姑娘想着好么？”

“火肉”，是一个自创词。而且，在《红楼梦》与《忆语》中都出现了。尤其是《红楼梦》中“火肉”的出现时间、地点、对象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。全书人物中，只有在林黛玉用餐时，才是“火肉白菜汤”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林黛玉的原型是董小宛，“火肉”只有董小宛的化身林黛玉配吃，而其他人与董小宛无关，无缘“火肉”。

不用管“火肉”具体是指什么肉，仅从字面上看，就可以将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和《影梅庵忆语》的作者等同看待。因为，这是密码呀，只有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和《影梅庵忆语》的作者才使用的密码！太独特、太具有唯一性了。这可是的的确确、货真价实的硬核证据！

越是独特的使用范围越小的，越能发现藏在这些方言土语背后的使用人。

4. 《红楼梦》中反复出现的如皋方言

及习惯用语撷拾

吃一饮、喝、吃，早茶一早点，晚茶一下午茶，下晚，这们，那们，害病，活像。肉麻，脚色，劳（牢）什子，跑一走，地下一地上，早上、早起一早晨，多早晚一什么时候，这早晚一这个时候，落肚，临了，才刚一刚才、将才，中觉一午觉，怪道一怪不得，嚼咀一胡说，横竖一不管怎样，不曾一没有，回来一回头，不中用一没有用，不则声一不吱声，家去一回家，瞟一看，不睬一不理，念书一读书，衣裳一衣服，作死一自我作贱，单一只…，醒睡一睡得实，养伢儿一生小孩，香油一豆油，晓得一知道，等等。

5. 《红楼梦》中比较典型的如皋方言（圆括号内表示第几回中）

乖觉（1）、现成话（1）、口床、口床噪（chuang）(7、79、65)、狼狽(8)、猴【作动词“窜”“扑”】(14、15、24)、膈肢窝(19)、足的(19、45、17~18、39、59、62)、谈话(20、24)、天话(24)、一个稿子(29)、甜净(24)、不好过(30、42)、脂油蒙了心(36)、爬(38)、肯病(42)、禽鬼(16、43)、可恶的(46)、烧包袱(58)、拉劝(60)、拾头打滚(60、80)、倒头(63)、藉草枕块(64)、没脚腿(68)、顿了一顿(70)、火肉(87)、漏缝(88)、捣鬼【咬耳朵、在耳旁说悄悄话】(96)、麝肉的(狗人的)(108)、扔崩(人妈)(119)。

三、《红楼梦》中含有如皋话的语句撷析

1. “猴”。

“宝玉听说，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……”（第十四回）；又：“……其白臆不在袭人之下，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……”（第二十四回）。

“猴”，除了名词“猴子”本意外，还作动词，像猴子一样攀爬。

但这里的“猴”是作形容词用的。形容宝玉动作的急促、快速。如皋人精力充沛、行动利索。就常用“猴到东猴到西”来形容。

2. “足的”。

“足的”在全书中出现较多。“足的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”（第十七回至十八回）；“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，吃过了好肚子疼，足的吐了才好。”（第十九回）；再如：“贾母足的看着火光息了，才领众人进来”“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儿是谁”（第三十九回）。另在第四十五回、第五十九回、第六十二回中均有使用。

红学家施已墨在《红楼梦语言中的一个谜‘足的’》一文中说：“在我读过的其他古代白话小说中，迄今未发现有‘足的’一词。十多年来，我向许多师友请教，都答以不知。”

“足的”，如皋人常用口语，读 zù dì，是满、完全、丰足的意思。

3. “谈话”。

“你只教导他，说这些谈话作什么！”（第二十回）。庚辰、蒙府本都保留作者原话，其他章回中“谈话”都改成了“说这样话作什么。”唯独第二十四回中却仍用“谈话”：“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瞒的一字不提，随口说了两（几）句谈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。”

“谈话”，如皋方言。即“闲话”，指搬弄是非，多含贬义。如“搬谈话”。如皋还有首关于“谈话”的童谣：“蟬壁虫儿摇摇头，纺车婆儿搬谈话……”。

4. “稿子”。

张道士道“我未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，言谈举动，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！”（第二十九回）

“稿子”，如皋方言。即东西、样子。又写作“果戾”。流行于如皋周边县市，上海人叫“物事”。

因为“果戾”，还出了一个典故。说的是上海人认为“稿子”一词太土，他们把说“这个稿子”“那个稿子”的族群，嘲笑为“江北人”（又称“江北佬”）。为此，20世纪30年代，东台籍著名报人戈公振先生，对“稿子”的源头进行了考证。考证出两字分别出自《诗经》中的“果戾出日”和《易经》中的“日中则昃”。意思为，果为太阳刚上树梢，代表早上，表示日出明亮，是为东；戾，意为太阳升到正中，开始西斜，是为西。太阳东升西落，“果戾”则是借指“东西”方位，再引申为泛指任何事物的“东西”。原来，“果戾”竟是一个典雅高贵的古老词汇。戈振公先生的考证和释义，折服了当年上海文化界许多“饱学之士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中发现的“稿子”，无疑是“果戾”的原生态。“稿子”是冒辟疆故意给“果戾”这个生僻难懂的古老词汇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替身。让它藏身《红楼梦》三百多年。过去无人研究书中如皋方言，所以“稿子”一直未受打扰，沉睡至今。所以，任何版本的《红楼梦》都未把“稿子”删改掉，这是遗存！是铁证！更是幸运！

5. “肯病”。

第四十二回第560页第十行“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。”中的“肯病”，意为容易生病。

6. “禽鬼”。

第四十三回中“我说你禽鬼呢。”与第十六回中的“原来你这蹄子、禽鬼”中的“禽鬼”，是如皋方言土语。“禽”是会意字，本义指床第之交。“禽鬼”，引申义为“忽悠人”“不正大光明”“搞小动作”。常常是争吵中的村话。甲辰、梦稿、程甲、程乙本改为“闹鬼”，蒙府、戚序本改为“弄鬼”，列藏本改为“捣鬼”，均为不妥。

7. “可恶的”。

第四十六回：“凤姐儿暗想：‘鸳鸯素习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，虽如此说，保不严他就愿意’”中的“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”在庚辰、列藏、蒙府、戚序等版本都是“是个可恶的”。梦稿、程甲等有的版本改为“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”，程乙本改为“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”，甲辰本改为“惹不得的人”等等。“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”这种表述只能说是尚可，总体上是赞扬的，但不准确。

“可恶的”在如皋方言中是褒义词，用来夸奖精明、能干、利害而得体的女性。同义或近义的词还有“恶”“恶的”“凶”“凶的”等。

8. “拉劝”。

第六十回中“袭人等忙上来拉劝，说‘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，等我们说他’”。

“拉劝”，意思是劝说争吵的双方，调解双方的矛盾。

9. “拾头打滚”。

第六十回中“芳官捱了两下打，那里肯依，便拾头打滚，泼泼泼泼泼起来。口内便说：‘你打得起我么？……我叫你打去了，我还活着’”。第八十回：“他虽不敢

还言还手，便大撒泼性，拾头打滚，寻死觅活……”此两回中的“拾头打滚”，如皋俗语。就是将头在地面上或板壁、柜壁等硬物上碰撞，且在地面上不断翻滚、边哭边闹大哭大闹。特用于某些妇女吵架或吵闹的举动。“拾”是甩、碰、撞的意思，是如皋有音无字的土话。北方称为“撒泼打滚”。

10. “顿了一顿”。

在一些早期的脂本，如庚辰、己卯、蒙府、列藏、戚序本中，“顿了一顿”“板鹞风筝”仍在书中。但程甲、程乙等一些版本将第七十回中一段写宝玉与众姐妹放风筝场景，如“黛玉听说，用手帕垫着手，顿了一顿”“又见一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，在半天如钟鸣一般，也逼近来……”约400多个字删去了！不知编者是何用意？令人不得其解。究竟从哪一个版本开始删减去的，还需追根究底。

从表面看，似乎是抄者不懂如皋方言、不识如皋板鹞风筝而为之。“顿了一顿”，是如皋方言，意即北方官话中的“拉了一拉”“拽了一拽”。

11. “捣鬼”。

第九十六回中“贾母便问道：‘你娘儿两个捣鬼，到底告诉我怎么着呀？’”。此句中的“捣鬼”，是典型的如皋方言土语，指在耳边悄悄地说话。通常叫“耳语”“附耳轻言”“咬耳朵”。

四、众多方言集于一身者，唯冒辟疆！

《红楼梦》中的方言种类较多，众多红学爱好者研究至今，也没弄清作者如此通晓多种方言之谜。更有人则认为：《红楼梦》是由多人合作的结果。首先是多人聚在一起写作多年几乎不大可能，况无佐证证明。而人后随意更改原著方言，不仅改变了原作意境更是对原著《红楼梦》的最大亵渎。况且最早版本中各种方言早就存在，岂是后人可作篡改的？

我们认为，能举一人之力，集众多方言于一书者，唯有冒辟疆！

冒辟疆为世家官宦子弟。三岁即随祖父宦游江西会昌八年之久（后又去过川、贵探祖祖父）。故客家、赣语方言为其童年除如皋方言之外接触最早的语言，川、黔方言亦应熟悉；青年时期，冒辟疆又随任职山东按察司副使，督理七省漕储道、湖广布政使使议的父亲，在齐鲁、湖广等地生活了八九年。故对齐鲁、湖广方言不会陌生，况其妻苏氏又为荆（湖北）人；他的最爱董小宛及陈圆圆、吴蕊仙、蔡女萝、金晓珠等均来自苏州太仓等地。故冒懂吴语自不必赘述。至于南京、扬州、如皋方言更是无须多言。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中有北京方言。这也不奇怪，冒辟疆的儿子冒禾书、冒丹书二人，曾在北京礼部尚书翁鼎摩府上读书谋官多年，后因不得志而返乡。冒辟疆晚年著书，他们二人均是知情者，部分参与者，又是后来文稿的保存者。

综上所述，《红楼梦》里使用的客家、赣语、山东、山西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等多地方言及吴语、南京话、北京土话甚至家乡话如皋方言，基本上都能够从其人生轨迹中找到对应的归属地……

冒辟疆超乎常人的多地方言阅历是后来者成多方言《红楼梦》的坚实基础。

证据确凿，实在难以牵强附会，对照其他所有疑似作者，很难找到比冒辟疆更合适的人选！

